



安康日报

HAN JIANG CHEN KAN



漢江晨刊

2021年4月27日 星期二
第14期(总第792期) 5版

漢江晨刊 编辑部

主编：陈俊
执行主编：杨迁伟
热线电话：0915—3268532
邮箱：2837420582@qq.com

村文书受罚记

本报讯(记者 杨迁伟 通讯员 郑时根)“你作为村委委员、村文书，擅自决定将该村长期在外务工、不符合公益性岗位申报条件的元某申报为公益性岗位管水员，这种行为对不对？”这是近日汉滨区晏坝镇纪委书记、监察组组长马鹏在谈话室与某村文书余某谈话的一幕。

2020年7月4日，晏坝镇纪委收到汉滨区纪委监委办反映某村村干部弄虚作假，套取国家补贴，将不符合公益性岗位条件的人员纳入享受该政策范围的问题线索。晏坝镇监察组于7月6日成立调查组，对该问题线索进行核查。

“请你把元某申报为管水员公益性岗位的经过谈一下。”马鹏问。

“2019年11月份，在未经村三委会研究的情况下，我私自替元某代签了《就业扶贫公益性岗位申请表》《就业扶贫公益性岗位协议书》，又分别盖上村委会公章，并在甲方签字栏签上了村支书韦某的名字，然后上报镇水管站。”余某回答。

“元某是否符合公益性岗位人选条件？”马鹏追问。

“他在城区从事汽车维修工作，按規定是不能兼职公益性岗位的。”余某说。

“知道不能还这样做，你这是明知故犯！”马鹏说。

“我错了。”余某声音低沉着回答道，“以前觉得自己不是党员，所以不属于纪委的监管对象，对自己要求比较低，差点酿成大错，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理。”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(第二)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第三十九条(第二)项之规定，经汉滨区监察委员会派出晏坝镇监察组会议研究，决定给予余某警告处分。

“这要放在以前，余某不是党员却行使公权力，我们对这件事还真不好处理。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向镇办派出监察组，建立(村)社区监察信息员制度以来，明确了监察对象、主要职责、监察权限，我们的监察工作就好开展了。”马鹏说。

据了解，2019年9月，汉滨区监察委员会向27个镇办派出27个监察组，与镇办纪(工)委合署办公，实行“一套工作机制、两个机构名称”，集中履行纪检和监察两项职责。派出监察组设组长、副组长各一名。组长由各镇办纪(工)委书记担任，副组长由纪(工)委副书记担任。监察员由镇办纪检监察专干兼任。目前，27个镇办监察组已挂牌，监察组人员均已配备到位。

在向镇办派出监察组的同时，又由监察组在385个村(社区)聘任监察信息员，每个村(社区)至少聘任1名，聘期与其本届村(居)纪检委员或村(居)务监督委员会任期相同。打通监察监督全覆盖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监督无盲区、无死角。



记者 杨迁伟 田丕

“你们去花坪哪里？陈贵培家呀，那还远喽，顺着路一直走，走到山顶就到了。”4月15日，在坝河边上的桂花社区，一位大娘指着远处的高山为我们指路。

手指所向，高山掩映在云雾之间。车行至山腰，从吕河高速路口沿着旬平(旬阳至平利)公路向南刚好走了

13公里，到陈贵培家还有一半路程。

这26公里的路程如今40多分钟就能到达，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从花坪村到旬阳县城得走整整一天。这条路，正是陈贵培送七个儿孙们参军时走过的路。

“旧社会吃了太多苦，共产党让我们过上好日子，我记着党的恩情呢！”

虽然眼睛和耳朵都不太灵光，坐在轮椅上晒太阳的陈贵培依然思维清晰。

1928年，陈贵培出生在安康市旬阳县桂花坪村，幼年丧父。当时时局动荡、民不聊生，家里排行老大的他不得不担起家庭重担。

刚记事时，陈贵培亲眼见到路过的国民党士兵随意抓人，两个叔叔被抓走最后只回来了一个，这让陈贵培打心眼里痛恨国民党。“国民党抓壮丁，前后来十几次，撵得我经常躲到深山里，摔得头破血流。”

据《旬阳县志》，解放前，占全县人口总数5%的地主占有全县近一半土地，而占全县人口总数44%的贫雇农，却只占有2%的土地。穷人只能靠租种土地和“做长工、打短工”艰辛生活，遇着丰年地主涨租、加押或夺佃，遇着荒年欠租还会遭到吊打、关押。

陈贵培家是贫下中农，家庭人口多、土地少，终年辛勤劳动生活却不得温饱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陈贵培积极参加互助组，从互助组长到生产队副队长，带领村民抓粮食生产、解决吃饱饭问题。“旧社会吃了太多苦，是共产党让我们过上好日子，我记着党的恩情呢！”1969年，陈贵培组织三年考验后光荣入党。

陈贵培与妻子刘菊花育有六子二女。1969年冬季征兵，此时大儿子陈显芳已在村上当民办教师，月工资12元，陈贵培却寻思着送他去当兵。乡政府征兵动员会上，陈贵培直接把陈显芳的名字报了上去。

“长不离宅”，对普通农村家庭来说，长子是要留在家承袭祖业的。陈显芳记得，当时母亲心情很沉重，常常偷抹着眼泪，70多岁的奶奶更坚决反对，但陈显芳还是随了父亲的愿。

说起在西藏昌都察隅当边防战士的日子，72岁的陈显芳印象深刻，“冬天白茫茫一片，刺得人眼睛睁不开，就把口罩扯下来涂上墨水，然后蒙在眼上防止雪盲症。翻越雪山，得把厚棉衣脱下来垫在车轮底下防止打滑。”陈显芳明白，这条路再苦也要坚持走下去，不能给父亲丢脸。

老大走后的第二年，二儿子陈印初中毕业就到粮管所工作，这在当时可是众人羡慕的“香饽饽”，但当年征兵开始，在陈贵培和大哥的激励下，陈印还是应征入伍了。“家人做了番斗争，觉得这么好的工作放弃了太可惜。但我很坚定，不能当兵，粮管所的工作我也不要了。”陈印回忆说。

“有国才有家，没有大家哪里还有小家？”

陈显芳、陈印参军后，每年大年三十，看到同村其他人家一家团圆，热热闹闹，陈贵培倒还坚强，可妻子心里却酸酸的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。

按照陈贵培的想法，他打算把家里的六个儿子全部送去部队，三儿子陈显安四儿子陈显平一到18岁，他就给娃报了名，孩子们也都愿去部队锻炼。但村里不同意，组织派人来给陈贵培做工作：“已经送走了老大老二，再把老三老四送走，你屋里都没劳力了谁干活，他俩得留着。”

1980年，从部队复员回家的大儿子、二儿子分别回到参军前的单位，陈贵培家又热闹起来了。可没过多久，陈贵培又打起五儿子陈显来

的“主意”。高中毕业不到一年，在父亲和兄长们的影响下，陈显来去了新疆阿勒泰做边防战士。

两年后，陈贵培又将小儿子陈显信送到部队。“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。”陈贵培现在还能记起部分毛主席语录。

“老二参军走时，公社组织欢送，新兵要步行到县城，公社当时给每个新兵发两个蒸馍当干粮。考虑路程远，公社书记让多蒸点馒头，给送新兵的家长每人发一个，公社书记亲自给陈贵培送来，他说也不要，拿着家里自带的红苕吃。”原县武装部副部长，曾在花坪村四组当过民办教师的梁宏显说到这里陈贵培，由衷敬佩。

1984年，陈贵培到西安参加全省“双拥”会，刚好六儿子陈显信所在部队驻扎西安。听说了老人的事迹，部队首长找到陈显信，让他把父亲接到部队来看看。儿子兴冲冲来接父亲，可他却催着儿子回部队，“我是来开会的，咋能随便跑出去。”会一结束，陈贵培就赶回村里。

从院子望去，周围的大山像臂膀一样把花坪村环抱，院子边一股溪流从高处潺潺流下，遍布在小溪四周的梯田错落有致。“这里的梯田有百余亩，村里人就是靠着这些梯田生活。”陈显印指着眼前的油菜梯田，仿佛回到60年前的时光。

“过去都是荒山，父亲是生产队长，看到乡亲们饿肚子心里着急，和村里其他人一起，组建了基建队，专门修梯田。”当时陈贵培30岁出头，是个壮劳力，每天天不亮带领基建队上坡干活，垒土砌坎。五六年过去，硬生生从山坡上抠出了这些梯田，种上麦子和玉米。

从那之后，村里人不再饿肚子，陈贵培家依然十分艰苦。不管家里怎么困难，陈贵培给儿子的书信总是报喜不报忧，“家里一切都好，要安心工作。”

“别人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挣钱养家，你却把这么多孩子送去当兵，亏不亏？”对于这个问题，陈贵培如此回答：“虽然我不认识多少字，大道理我懂，有国才有家，没有大家哪有小家啊。”

“一生听党话，跟党走！”

从小到大，陈显芳和弟弟妹妹们听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听党话，跟党走，参军入伍报效祖国。直到现在，陈贵培依然拿这句话教育子孙们。

随着一大家子里参军入伍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在部队不仅得到了锻炼，回归家庭后在各行各业也小有成就，在这种潜移默化地影响下，2002年冬，孙子陈辉到了服役年龄毫不犹豫参了军，2013年外孙向仁阵参军入伍，2016年曾孙周松光荣参军。

“现在当兵，军人和家属各项待遇都不断提高，过去啥都没有，尤其是农村户口，政府只给家里颁发一个军属牌，以示光荣。现在的娃们把福都享完了。”陈贵培笑着说。

对陈贵培来说，从部队传来儿孙们获得荣誉的消息，是最好的回报。陈显芳说：“在部队立功，村上都会敲锣打鼓给家里送喜报，每当这时父亲总是热泪盈眶。”

2018年冬，在海军某部服役的周松回家探亲，叫了好几声“太爷”，时年90岁高龄的陈贵培还真没认出来。知道是周松后，陈贵培拉着他坐在身边。“他问我部队苦不苦，累不累。他说现在部队装备进步了，国家也强大了，你要好好干，听党的话，不能要小聪明。”最后陈贵培有些



编后：

爱民，是我们党领导军民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形成的优良传统；民拥军，是人民子弟兵的力量源泉所在。出生在我市偏远山村的陈贵培，坚持把儿孙们送进部队，让他们将自己珍贵的青春奉献给了国防事业，正是民拥军的生动写照。

我们铭记那些为国牺牲、不让领土失寸毫的戍边官兵的同时，也要记住这些热心拥军、默默奉献的军属们，陈贵培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。作为一名党员，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党拥军的高尚品质。正因有陈贵培这样的军属默默付出和鼓励带动，我们一代代军人才会心无旁骛，在军营中尽情放飞梦想，实现报国之志。

拥军优属，巩固国防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，我们要时刻绷紧国防建设这根弦，居安思危，像陈贵培一样，让爱军拥军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。

93岁老人陈贵培的故事